

孩提时夏天我们玩什么

□黄正平

玉兰一瓣

昨日看到许晴采访赵无极的视频中讲,他童年在南通度过并学习绘画。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书读,也没有那么多的兴趣班要上,镇上的孩子有属于自己的乡野般童年生活。

夏天最喜欢的当数游泳了,游泳是不用教的,扑通扑通在河边自己就着石阶扎扎猛子就轻松学会了,不像北方诸多孩童长大了也不会游泳。现在游泳在泳馆泳池,那种到河里去泳叫“野泳”,多少年前在南濠河畔下水过一次,胡子上积了水垢成了黑黑的半圈。小学时只待放暑假,放了暑假就可以下河游泳了,上午也会扎到水里避暑,下午有时还要下河两次,常常惹得妈妈不放心,常用晾晒衣服的长竹竿子来“伺候”。有的孩子还取从高高的桥上跳下来,而我是断然不敢的。泳时还会摸田螺,还去摸石缝里的虾,只是量少而不能饱餐。

夏夜听爸爸在门前“场心”讲做人做事,只是炎热、蚊多而不能定神,那时天上的星星多,堪称“繁星”,然今日难觅此景,只得去西藏、新疆空旷处觅见。我们大凡乘了会儿凉,就找上一两只瓶子,去街上路灯下捉虫子,那种叫“螻蛄”的虫子,捉来干吗,喂家里养的鸡,鸡吃了螻蛄能多生蛋、快生蛋。那时家里的鸡蛋是主要荤食来源,但不是从菜市场上买来的,而是爸妈养的鸡。有了鸡,就能吃蛋炒饭、水滑蛋,那时要爱上猪肉是不易的,牛、羊肉更少见,即使富含油脂的花生什么的,也不常吃。孩提时代,肠子里缺油,两三天洗一次头也没事,不像现在要天天洗才行,一天不洗就油得不行了。

夏天捉知了记忆很深,知了声声,乃夏日一响。树上驻满了知了,自己做个扣子去扣,扣来干

吗?玩儿呗,也可吃,用泥巴裹着,在煤球炉上烘烤,打开后一股焦香味会扑鼻而来,不像现在的小孩是烧烤,断然没尝过此等“野味”的。男孩嘛,调皮,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夏秋季是瓜果飘香的时节,可我们是镇上的居民户,没有田,没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耕地,连零星的拾边地也没有,咋办?去农村亲戚家,去得最多的是大舅家,其次是二姨家、姑妈家,一去,就有芦稗、菜瓜、西瓜、桃子等等吃了,不光吃,还拿回来。那时候对农村的向往超乎寻常的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还在下午三、四点上街,买用来做种子而打开的番茄皮,厚厚大大的,可谓价廉物美。

暑期也就一个多月,休闲的日子是快乐的,上午会睡上一觉,美美地感觉现在还能回味。然后就是找一处荫凉,剥毛豆,一边剥一边乘凉,美意全在此过程中,记不得我已多少时间没有剥豆子了,现在是什么家务也不干,全由妈妈一人承包,我再忙一般也会回家与妈妈一起中饭、晚饭。

镇上的孩子没有那么多高雅的美好回忆,却全是城里孩子没有的夏日里的玩伴。记得喜欢过一支歌叫《盛夏的果实》,对我来说,除了好多种类的瓜果外,还有就是野趣,童趣加了野趣,才有独特的夏季味道。

此时,八月一个早上,又一次想到五十年前的小镇上的夏日,没有空调,照样过得有滋有味。于是,不自觉地回望一下,顿时乡愁弥漫开来。乡愁是一面旗帜,童年是一曲无忧无虑的歌谣。回不到从前,可以让心回去,在梦里回去,深切感知一下自己的过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回望来路后,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前方,前方永远是美梦一样的存在,即使这个年龄也会去憧憬追寻,或许这样就能年轻,而年轻的心才能去追寻甚至是搏击。

夏日的清爽早晨,在炎热来临之前,让《盛夏的果实》又一次在心底唱响。

夏日乘风凉

□周祖斌

灯下漫笔

在电扇空调是稀罕物的那个年代,乘风凉是夏日里一道独特风景。

傍晚时分,孩子们早早把屋前的场地打扫干净,然后用水把乘凉的场地上扫一遍。等太阳落山后,搬出家里的饭桌和长条凳,等待大人们收工回家后,端上自家腌的咸菜、茄子洋扁豆等家常菜,那时农村餐桌上平常是见不到荤的。这时就有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端着饭碗开始串门。吃过晚饭,有条件的人家,搬出竹榻,藤椅、藤榻;条件一般的人家,直接卸下门板,用两条长条凳一搁,就成了一张临时的乘凉铺,可以躺着乘凉。大人人手一把大蒲扇,既可摇扇给风,又可驱赶蚊子飞虫。

大人们三五成群,摆开龙门阵,一边啪嗒啪嗒地摇着蒲扇,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他们聊生产队的农活,聊田里庄稼的长势,聊虫口的多少。队上几位读过书的长者也会聊些国家大事,其实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他们都是从生产队里有限的几份报纸上或者有线广播和半导体中获得的信息批发一下。

乘风凉时,孩子们最喜欢的还是听大人们讲故事。记得有位本家小叔公,他最擅长讲鬼怪故事。这类故事不但小孩爱听,连大人们也喜欢。小叔公讲述的鬼怪,有狐狸精变成漂亮女人勾引人;有吊死鬼、落水鬼向人索命讨债;还有“鬼挡墙”“鬼附身”等等,孩子们听得毛骨悚然,都不自觉地紧紧地依在大人身旁,睁着眼睛盯着小叔公讲故事的嘴巴,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更多的时候,趁着大人们聊兴正浓之际,孩子们会一个个开溜,要么去捉萤火虫,要么你追我赶地打

闹起来。夏日夜晚,在场角的草丛中、菜地里总能看到舞动着的光点,孩子们拿着透明的玻璃瓶,去捉萤火虫。一会儿,十几只萤火虫就被装进了瓶子里,虫子在瓶中飞舞,闪闪点点,煞是好看。夏夜里,周围庄稼地里经常听到“做纱童子”和“织布娘娘”发出的鸣唱。这些昆虫,常常是有一只像试探似的“咯咯”地叫上几声,然后其余的虫们便纷纷鸣叫起来,如大合唱一般。那时,我们就会拣上几块砖瓦往叫声最响处丢过去,它们的合唱便会戛然而止。

孩子们玩了一圈回来,最开心看到大人们拿出白天沉到井里的“冰镇西瓜”。从井里把西瓜拎起来,从皮到瓤都浸透了清冽的凉意,“咔嚓”切开,吃到嘴里冰爽至极。除了西瓜,农户家里还种上一种青皮绿肉的甜瓜,清甜可人,有时候是黄瓜或番茄,浸在盛满井水的铅桶里。在谁家场地上乘风凉,就吃谁家的东西。当时的邻里关系也特别好,真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

夜渐深,乘风凉的人们慢慢散去,有些小孩子早已在妈妈的怀抱里进入了梦乡。有些年轻人索性在竹榻上架起蚊帐,露宿在外。也有人连蚊帐都不用,直接拿条被单把自己裹个严实,躺下睡觉。在宁静月色、点点繁星的陪伴下,乘风凉的人们相继进入梦乡。

如今的农村,电风扇、空调基本都普及了。炎炎夏日,一家人待在空调房间里,全然不知外面酷热难耐。乘风凉的风景在当下孩子眼里恍若隔世,而我总觉得我们孩提时期的夏天,是那样的有趣味,那样的令人难以忘怀!



捕鱼时节

陈顺源

局外人

□汪晓远

睡眠不足会给人一种醉酒感,八月早晨的太阳看上去是晃的。今天为了赶六点多南通到上海的火车,五点五十起了床,就这样晃到了上海。

同行的朋友本是死宅,和我一样爱游戏,更爱动漫。这次豁出去是为了去看 Chinajoy——中国国际虚拟数字互动娱乐展览会。说白了,就是游戏与动漫爱好者的狂欢地。

不得不说,上海国际博览中心是真大。我们从地铁口出来,步数快要到一万,连检票口没摸到。乌泱泱的都是人头,散落着星星点点异色——那是coser的假发。一路上朋友顶着37度的太阳,兴致勃勃拍可餐的秀色。

为了和这地相配一点,我特地挑了件最花哨的衣服,但真正进了场馆,我发现自己还是朴素如一个路上的环卫工。仅我看到:有身披盔甲,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有着华丽的古风长衣,像是来冶游的风流人士;还有更好看的少女,穿着洛丽塔式的衣服;或者一身清冷而仙气,也有扮作动漫人物而我识。

我是个游人,他们是审查自己世界的王。

其实很多这样的角色扮演者都欢迎合影,可我心理上已经输了,合影万万不敢,就连偷偷拍照都觉得是僭越。燥热的气氛空调

也压不下去,王者荣耀的展区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另一边的快手展区,有舞者跳起了热烈而奔放的女团舞,吸引走了一大批游客。我是一个十七岁血气方刚的男孩子,照理应该被死死吸引,可心里有种荒谬感:我觉得这伤风败俗。

——是因为忽然就回想起在学校里的生活,几千个日夜白纸黑字,还有每周一国旗思想教育。大家都穿符合学生形象的衣服,黑色、白色,能穿长裤就不穿短,能宽松就不穿显身材。想要奔放,解开天性,也难了。我为自己感到可悲。

逛得很粗糙,王者荣耀就那么点大一个展区,动漫也没看过几部。头晕得很,只想休息。便利店都是五个人坐一起,在王者峡谷厮杀得难解难分。我却无心玩游戏。上学时的自己也是这样,抓紧一切时间玩,借此出离暗淡的现实生活。玩游戏作为一种奖励机制,逃离机制,这种想法就是这机制的一个可悲的副作用。可课桌上的十七岁,又有什么更好的激励机制呢?

我们休息好准备动身再转一圈,我也想转变我的心境,用包容的眼光看待这些我平日绝无法接触到的人和事。刚站起来就觉得大脑一片昏黑,耳鸣接着眼花,金星一个又一个。面前是汹涌的人流,各式的coser。看着一个个自己世界的王走进来,乖乖付钱,满足吃起了我们人类的快餐便当,心里不由得

涌现出怪异感。管你妖魔神鬼仙,都得人我便利店!我看着造型奇异的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吃饭,嘴角不住上扬。中间一个头上有角的小姐姐非常好看,很想合影。可是不敢上去搭讪。我偷偷拍了张照,落荒而逃。

本以为会玩到晚上九十点才能走,结果早早坐上了六点的车。我看着偷拍的那张照片,不由自主发呆。眼前又浮现自己站在人潮中间,其他人一个个走过我面前。他们的嬉笑怒骂,他们的欢欣乐趣,我一概不知,一窍不通。

都说高中好,那是在大千世界当了一回局外人后才能体会的,幽闭与枷锁里的苦修者,也是井底之蛙的快乐。坐在车上,我睡意全无,头很痛。苏通大桥上断网玩不了手机。我和朋友一人一个耳机,各自不言,听歌。七点过了,夕阳还在。据说是百年难遇的大月亮,在缓行的车流之上被一朵云挡住,金星像颗泪痣,夺目而给天空增色。

走到桥末时,开始堵车。月亮探出了头,车内一片静谧。我没头没脑蹦出一句话:“毕业了呀。”

朋友没搭理我。我看看他,他已经睡着了,看不出尽兴或者沮丧。

忽然想起今天快结束游览的时候,他终于第一次鼓起勇气,搭讪一个妹子:“朋友你好,请问你cose的是《鬼灭之刃》里的角色吗?”妹子脸红了:“那个……我不知道……我没看过。”

心窗片羽

下河边,常来个“顺手牵羊”,抓一盆田螺。她洗净田螺,清水煮开,用缝衣针挑出螺头,放葱姜料酒爆炒后,再将韭菜下锅,一盘馨香扑鼻的韭菜炒田螺被我们风卷残云。

常言道,种上一块韭菜,家里不会缺菜。勤劳的母亲在零星隙地种上韭菜。我家一年四季,韭菜飘香。夏天时,韭菜抽薹,母亲摘一把,切成寸断,炒上一盘,令人唇齿留香。秋冬之交,母亲将韭菜盖土泥土,春节前后,扒掉泥土,韭菜脱胎换骨,变成了金黄的韭黄,炒上一盘,令人大饱口福。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时俱进的母亲用它做出荤素搭配,花式各样的菜肴,像韭菜炒肉丝、炒鳝丝、炒河虾、炒鱼片、炒干丝。还有韭菜包饺子、韭菜饼、韭菜包春卷、韭菜下面条、韭菜黄瓜汤等等,五花八门,色香味俱佳。

韭菜是农村再普通不过的蔬菜,它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它朴实无华坚忍不拔,将一代代延续的精华奉献给家庭和社会,那不正是母亲和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生动写照吗?